

青青榛子

□ 郭 郭

晚上跳操走过的路旁，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榛树，这在树种要求整齐划一的城市行道树中是个例外，或许它在城市规划前已经生长于此吧，所以被保留了下来。

它至少有着五十年以上的树龄吧。如果它生长在乡村的道路旁，或者河沟边，是很容易被人们关注到的。它如今生长在一排密不透风的高大法桐的旁边，不仅行人很少注意到它，就连日日走过树冠下的我，也很少在意过它。似乎是因为它不在乡村，我也离开乡村多年，缺失了乡村的生活背景，我们的兴趣都发生了改变吧。

只是在晚春的时候，它密密匝匝的紫色碎花盛开，我才会看它两眼。

前几日，晚上八点多的光景，我和妻子跳完操，往回走的时候，再一次路过它。它的旁边是一个公厕，妻子走进去了。我在树下等她，百无聊赖。已经立秋好多天了，闷热不减，我站在树下，为了排遣心中的燥热，抬头望了一下它垂下来的树枝。蓦然发现，在那浓密的枝叶间，竟密密麻麻葡萄一般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榛子果。青色的果皮在路灯地照耀下，泛着厚实的光泽。

这密密匝匝的榛子，忽然就触动了我的情思。我拽下一枝榛子，用手摩挲着这青涩的果儿。它宛若刚出炉的汝瓷，带着白天阳光的余温，油腻而光滑，还是儿时的那种感觉。

我轻轻摩挲着它，生怕一用力，就破坏了它的表皮。这花生米大小的青果，可

是我童年的最大乐趣啊。

童年的记忆里，榛树，与桐树、榆树、杨树、柳树、臭椿、柿子树、桃树、苹果树一样，普普通通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们随意地慵懒地生长在院落中、道路边、田地里、河沟边、坟堆里、桥头、水井沿、寺庙旁，似乎只要有点土，有点水，不知从哪儿飘过来一颗老榛子，它就生根发芽了。经过几十年，就会长成一棵绿荫如盖的大树。

晚春，它的紫中泛白的碎花开满了整个树冠。站在树下，能闻到一股甜中含苦的花香，听得见蜜蜂在花间嗡嗡作响，布谷鸟在枝叶间抑扬顿挫的歌唱。

小伙伴们都是爬树的高手。随便喊一声，就有人自告奋勇，出出溜溜，小猴子一般爬上树干，一把把带着青枝绿叶的榛花扔下来。编成一个个花帽，戴在头顶，似乎还能驱赶苍蝇呢。

这美丽的碎花，诱惑着小伙伴们即将到来的一场游戏。

等到碎花变作一粒粒青果，刚刚长到黄豆那么大，急性子的小伙伴已开始制作一种叫作榛子炮的玩具了。

这是一种简单好玩的乡村玩具。工具就是农人们收麦晒场用的竹扫把。背着大人们，孩子们从大扫把上偷偷折下一段指头粗的竹管，用灶屋里的菜刀截下比中指稍长的一段竹管，竹管的内径要比筷子稍粗一些。别看这一段竹管，选材非常讲究，要很笔直，没有裂缝。用菜刀截取的时候，用力要大小适中，用力大了，竹管被压碎，用力小了，截下来的竹

管边缘豁豁牙牙，打磨起来很费力。

这样的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倒霉的时候，胳膊长的一段竹管，竟然截不成中指长的一段；不仅如此，还会把菜刀磕出好几个大口子；更倒霉者，大扫把被平白无故折了一根，被大人们发现，免不了一顿臭骂。

等到所有的小伙伴不管是用自家的大扫把还是借用其他小伙伴家的大扫把，甚至是偷来的竹管，做好榛子炮的时候，树上的榛子已经长到花生米那么大了。

老家的墙外就是一片祖坟，一棵大榛树出奇得茂盛，满树的榛子，站在树下都能望得清清楚楚。暑假的第二个月，日头依旧火辣辣的。晌午是大人们午休的时候。小伙伴们是从来不知道午休的。大伙约起来，偷偷溜出家，聚集在坟头边。喜欢爬树的很快就叫唤在高校间了。

一枝枝带着榛子的枝叶从树上飘落下来。在地上的小伙伴自动分成两组，一组捡树枝，一组摘榛子。等到每个人的大裤衩的两个口袋都装满榛子，大家才开始撤离坟地。

坐在村头外的桐树林下，大伙儿用早就准备好的小刀把榛子从中间一切两瓣儿。

在做好的竹管两端各塞进去两个切好的榛子瓣儿，用筷子用力推动一端的榛子瓣儿往里挤，竹管里的空气被压缩，就会憋着另一端的榛子瓣儿像子弹一样射出去。这就是我们制作的榛子炮。

别看这小小的榛子瓣儿，被用力憋出去，可以飞出去三四米远，打在脸上身

上生疼生疼的。

大伙儿自然分成敌我两派，开始激烈的“炮仗”。一直打到许多人脸上、身上鼓起红包，口袋里的榛子打完，炮仗才算结束。

记忆中，这样的炮仗，在榛子由青变黄的日子里，要玩上五六次。

深秋的季节，树叶几乎掉光，只留下一串串金黄的榛子挂在枝头。奶奶就会唠叨着让我们拿了长棍，去击打树上的榛子。她说，拾了这样的榛子保存起来，到了冬天，熬水洗脚，可以摆治冻疮。然而，用长棍击打高高的榛子，我们是不擅长的。常常在奶奶的喝止声中，我们爬上高枝，把一串串的榛子扔下来。奶奶一边唠叨着，一边踮着小脚在树下捡拾榛子。

这样的民间偏方，我只见奶奶经常熬水洗脚。天天疯玩的我，一次也没有用过，不知道真的管用否。

一晃，从我离开老家，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很少在春光里看到过老家紫色的楝花。何况，随着土路在乡村的消失，随着瓦房、草房在乡村的消失，不仅榛树，更多过去司空见惯的榆树、杨树、柳树、臭椿也渐渐没了踪影。

只是偶尔走在闭塞的山区村庄，还能看到一两棵高大的榛树，它常常勾起我对于老家、对于往事悠悠的回忆。

青青的榛子，在我的手里散发着微微的苦香。这青葡萄一般的果儿，忽然幻作一只只精灵，在我的手心跳跃起来，带着我的心儿，蹦跳在开满紫花的乡间……

七夕月照人间团圆

□ 刘志强

儿时的七夕，总藏在傍晚的炊烟里。母亲会提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在葡萄架下摆一张小方桌，案上放着刚蒸好的白面馒头，上面点着胭脂红的圆点，还有新煮的花生，几颗饱满的红枣。她从抽屉里拿出来香，点燃时烟丝袅袅，混着葡萄叶的清香飘进鼻腔。

我总爱趴在桌边，看母亲双手合十，轻声对着月亮念叨。她不说求富贵，只反复念叨着“让牛郎织女好好见面，带着孩子说说话”，末了总要加一句“咱们家也平平安安的，一家子别

分开”。那时不懂鹊桥相会的缠绵，只记得母亲的眼神很软，月光落在她鬓角的碎发上，像撒了一层细盐。偶尔有风拂过葡萄叶，沙沙声里，我总以为能听见牛郎织女的低语——那是属于团圆的、温柔的声音。

不知从何时起，七夕变了模样。街面上满是印着“浪漫限定”的广告牌，玫瑰的价格翻着倍上涨，商家把“爱”拆成一个个可售卖的礼盒，却没人再提葡萄架下的祈愿。更让人难过的是，有些角落把这个节日和低俗的玩笑绑在一起，把本

该纯粹的亲情与爱情，搅得满是尘埃。

我时常想起母亲当年的香。那不是什么盛大的仪式，却藏着最朴素的敬畏——敬畏天地间的深情，敬畏人间的团圆。可如今，资本把传统榨成营销的噱头，低俗的解读又让节日失了本真，就像把一坛清冽的米酒，掺进了不明不白的杂质，再难寻最初的醇香。这哪里是过节，分明是对老日子里那份郑重与温柔的亵渎。

仰望深邃的天空，深不可测，我忽然想起母亲的话，其实七夕从来不是什么

“情人节”的替代品，它该是藏在烟火里的期盼：盼分离的人能相见，盼团圆的人能长久，盼人心像鹊桥那样，连着最纯粹的善意。

多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拾起那份朴素的敬畏。不用昂贵的礼物，不用浮夸的言语，只在月光下摆上一碗花生、几颗红枣，听听葡萄叶的沙沙声，想想牛郎织女的牵挂，也想想身边的人。让七夕的月，重新照见人间的团圆，照见传统文化该有的清洁与温柔——这才是这个节日，最该有的模样。

寒山寺的执念

□ 李晓伟

一千多年的时光
氤氲成韶华酿就的思恋
任那条船 漫渡岁月的苔藓
天涯孤旅的匆匆过客
载着一江渔火 渐行渐远

天 还是那片天
执念依旧不曾熄灭
钟声仍在悠扬地顺流而下
却再也回不到那个悲秋的夜晚
和 那条泛着包浆的船

灿烂的火花
在猝不及防中点燃
幻化成如诗如画的场景
电光石火般倾诉着光阴的进程
在唐诗宋词深处依旧淡然

那座桥也在
其实是在羁旅中独行
心灵的堤岸无声地倾诉
渴望着完美 渴望着重逢
夜空里 只有寒鸦在啼鸣

碧波推着时间荡开的涟漪
让一座寺发出无声的叮咛
寂灭时浮现于心底的留白处
在人潮散后化作心灵的唱和
月光下 漫过一缕禅意的朦胧

一种意境 已深深镌刻
凸凹在血脉 在文脉
在岁月的纹理中一唱三叹
点缀着诗意的回廊曲榭
足够美 足够长 足够慢

卜算子·莫入秋心境

□ 刘世杰

萋萋绿波盈，香晕蔷薇影。雨过银滩竹露清，莺弄蝉鸣迥。
回首已然秋，莫入秋心境。皎月溪明鹤意风，缭绕层山兴。

处暑秋韵

□ 恽振伟

蝉声倦怠唱初凉，万顷田畴叶渐黄。
苹果微红垂宝石，葡萄深紫蕴琼浆。
翩翩鹭戏水天碧，隐隐虫鸣草木苍。
不待闲情逐风老，捫来清韵入诗囊。

初秋遣怀

□ 兰晓辉

处暑新凉晓雨收，单车凝露踏清秋。
蝉声一夕藏云树，风袂千丝绕小楼。
夜静且听虫语细，星垂独倚月光柔。
浮生若得如斯境，漫把时光缓缓讴。

初秋

□ 刘转运

暑退嫩凉生，云高雁字横。
千山澄霁色，月漫一江清。

秋韵

□ 张长年

悠闲自乐踏歌行，万顷金沙荡惠风。
棒棒玉芝生画意，株株烟草动诗情。
颗颗柿子红如火，穗穗高粱赛伞蓬。
稼穡千村眉色舞，苍天笑破女蜗缝。

初秋夜

□ 郭东东

云天收尽夏余温，木叶初摇秋有痕。
风过疏篱萤秉烛，露凝寒瓦月封门。
蛩声未歇唱邻舍，雁影将临叩远村。
最是阶前梧片落，一庭清趣入诗魂。

小憩

□ 张占国

惬意倚青树，湖边平内心。
浅尝秋韵味，静听叶飞音。

初秋

□ 赵孟仁

暑退蝉音暗，天高木叶明。
一虫残夏语，犹自数秋声。

秋

□ 张志峰

夏收暑气送清霄，明月溪风过小桥。
夜半幽鸣连绮梦，轻拈一叶说逍遥。

初秋偶感

□ 马自生

初停喜雨现长虹，便有蛩虫鸣碧丛。
最是迷人林尽处，半塘荷艳半塘蓬。

五湖公园秋景

□ 陶双敏

金风漫染五湖秋，白鸟低飞惊钓舟。
万顷波光摇月碎，一襟诗兴逐风流。